



数字报网址: <http://www.lsrbs.net>
责任编辑:尹璐 编辑:王君华
版式编辑:李英勇

循香识桂

■ 陈亮

当时光的车轮悠然驶入秋高气爽,连绵不绝的桂花悄然绽开了。这秋日的信使总是来得恰到好处,在夏日的余热与秋日的凉意交织之际,用一抹金黄银白点缀逐渐萧瑟的天地,用一缕幽香唤醒人们关于美好的所有想象。

无论是我散步在市井街巷,还是漫步于郊外,总是会在第一时间闻到桂花吐故纳新的芬芳。这香味,还未浓稠,但已经让我猝不及防,有一些神秘的花语在向我招手,我只是匆匆走过,抬头一觑,金色的银色的花瓣已经密密麻麻地簇拥在一起,似乎在抱团取暖。那香气不似玫瑰那般热烈奔放,也不似茉莉那般清冷幽远,它带着一丝甜暖,一丝温润,若有若无地萦绕在鼻尖,让人忍不住驻足寻觅。每每此时,我总会想起古人所说的“闻香寻桂”,这确是一种独特的秋日情趣。

桂花犹如“蕙心兰质”,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,就这股浓妆淡抹总相宜地飘然而至。她不需要艳丽的色彩招摇过市,也不必凭借硕大的花型引人注目,只是静静地绽放在枝叶叶隙,以暗香浮动征服每一个过客的心。这种含蓄的美学,恰是中国文人最为推崇的品格——内在的芬芳远比外在的张扬更加持久动人。

桂花分为“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四季桂”。每一株桂花树都是大自然的调香师,根据土壤、气候、树龄的不同,调制出独一无二的气味配方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外婆家的那株老桂,每到中秋时节,香气能飘满整个院子,那是我记忆中最浓郁的秋的味道。

王维《鸟鸣涧》: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。真是写得太妙了。像我这样的闲人,不是才能看见桂花开放(抑或落下来)而茫然失神吗?而此时,高山仿佛一下子变得空旷。一落一空,一低一高、一近一远,那是禅意的诗意和动静相宜的妙不可言。

至于八月十五的桂花,诗人又另起炉灶,唐代宋之问的《灵隐寺》: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其喻意不言自明。唐代王建《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》:中庭地白树栖鸦,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中秋的月光照射在庭院中,地上好像铺上了一层霜雪那样白,树上的鸦雀停止了聒噪,进入了梦乡。夜深了,清冷的秋露悄悄地打湿庭中的桂花。今夜,明月当空,人们都在赏月,不知那茫茫的秋思落在谁家?唐代皮日休《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》:玉颗珊珊下月轮,殿前拾得露华新。至今不会天中事,应是嫦娥掷与人。桂花从天而降,好像是月上掉下来似的。捡起殿前的落花,花瓣上还带着刚滴上的露水。我现在也不明白吴刚为什么要跟桂花树过不去。这桂花大概是嫦娥撒下来给予众人的吧。

桂树生长在月宫中的传说,让这平凡的植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每当中秋月圆,仰望明月中的阴影,人们仿佛真的能看到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的影子,而人间盛开的桂花,则成了连接凡间与仙境的桥梁。

悲秋也好,赏月也罢,这桂花就是秋天的第一枚信笺。它落落大方,款款而来,让你羞涩地与之共情共鸣,深情地相拥相抱。在你打扫庭院中落下的花瓣时,让你想到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在你捡拾或敲打下桂花做桂花酒的时候,想起“不是人间种,移从月里来,广寒香一点,吹得满山开”,在你桂花树下赏中秋的圆月时,想到的是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!

桂花的妙处还不止于此。记得小时候,母亲总会在这个时候采集新鲜桂花,制作桂花糕、桂花蜜、桂花酒。那些瓶瓶罐罐里封存的不只是桂花的香气,更是整个秋天的味道。待到冬日,打开一罐桂花蜜,冲一杯温水,那氤氲的香气瞬间将人带回秋日的暖阳下。这种通过食物延续的季节记忆,是中国人特有的智慧。

嘉州怀古·洙泗塘

洙泗遗风入嘉乡,一塘活水汇岷江。草堂曾驻少陵迹,县小初开文运昌。谢宅电光明万户,洙若诗绕旧长席。荷香散尽笙歌远,依旧三江映夕阳。

乐山老城原来有三处池塘:西湖塘、月呷塘、洙泗塘。它们像三颗明珠,散落在古城之中。洙泗塘曾经一池荷花,那里藏着诸多乐山人文故事。

活水穿城 一塘连江

原来洙泗塘的水,从附近山上溪流中来。溪水沿着山冲一路流淌,穿过德胜门的老城墙的城门洞,穿城而过,途经草堂寺,最后注入塘中。塘的排水口在承宣门,一条沟渠穿过兴发街外的承宣桥,最终汇入岷江。昔日住在紫云街的居民,还常到德胜门城墙下的水道边洗衣裳,而“洙泗”二字,大有来头。山东曲阜有两条古河,一叫洙水,一叫泗水。春秋时期,孔子就在这两条河的交汇处聚徒讲学,创立了儒家学说。后世文人便把“洙泗”作为孔子教泽的代称,象征着文脉的源头。

这里溪水交汇岷江形成水塘,与曲阜的“二水交汇”有几分相似;乐山自古崇文重教,于是取名“洙泗”,大约是想望本地的文脉能源远流长。

“嘉州酒重花绕楼”

洙泗塘的上游,是草堂寺,这座寺庙,跟诗圣杜甫扯上了关系。

唐永泰元年(公元765年),杜甫离开成都沿江东下,曾在乐山停留。他在《狂歌行赠四兄》诗中写道:“今年思我来嘉州,嘉州酒重花绕楼。楼头吃酒楼下卧,长歌短咏还相酬。”诗中描绘的,正是与族兄在嘉州重逢、狂歌共饮的场景。

传说,杜甫在乐山居留时,因怀念成都草堂,便仿照成都草堂的样子在乐山也建了一处居所,后人称之为“南州草堂”,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草堂寺之名,位置就在今天草堂高中一带。这虽是传说,但时间上完全可能,毕竟杜甫在成都住了近四年,草堂是他的精神家园,到乐山后“复制”一个,倒也符合诗人的浪漫性情。

“草堂寺里几徘徊”

清光绪三十年(公元1904年),乐山县办起了第一所新式学校——乐山县官立小学堂,校址就选在草堂寺。就在这一年,一个叫郭开贞的少年从沙湾乘船来到乐山城,报考了这所学堂,他是第一届学生。后来,他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郭沫若。

多年后他回忆那次进城考试,写道:“我们从清早动身,坐到午后三点钟的时候,远远看见有座很高的塔隐隐约约地从水平线上耸立出来。塔影渐渐鲜明了,在右又可以看见一座。前一座是嘉定城内玉凤山上的塔,另一座便是正对着大渡河口的凌云山上的塔了。”前一座塔,就是白塔街得名的宋代白塔。

在草堂寺小学堂读书期间,郭沫若是个活跃的学生。他的同窗杜高崇后来回忆说:“开贞活跃得很。假日,我们外出郊游,他总是雄辩滔滔;也喜欢喝酒。”少年的豪放



长城晨韵。

周万平 摄

采莲子

■ 艾瑞莎

池水一整天都在等。

等晚霞软下来,等竹篓灌满,等田埂上的泥巴把某个人的脚踝认成老朋友。它等来一团红——红丁恤,红脸蛋,红彤形的小人儿往墨绿的边上一戳,整池莲叶都“哗”地侧了侧身。风的缝隙里挤满莲蓬的窃笑,那个歪脖子的,梗子滑溜溜地躲了三次指尖,最后一次,它没躲。

扑通。

水花是圆的。笑声也是。姨妈从叶海里拱出来,黑亮的脸膛上有两排白牙在闪光,她冲泥坑里那个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小人儿喊:“哪家的红鲤鱼来偷莲子了哇?”乐山人的腔调打着弯儿,每个字都沾着荷

叶的潮。小人儿站在齐腰的浑水里,泥从下巴滴到胸口,滴答,滴答。她两只手高高举着一枚完整的、青碧的秋。咧着嘴,泪痕在泥脸上淌出两道白印子:“姨妈,看——我拔下来了!”

满池的莲蓬都在点头。

风吹过来,把她们的笑声拧成一根绳,拴在落日上。绳子断了,笑声碎成满塘的金粒子。一片叶子接住一粒,一个莲蓬兜住一粒。等到夜深,那些金粒子就从水底浮起来,像星星一样亮了。

天快亮的时候,一颗粒子跳上窗台。小人儿翻了个身,梦里说了句:“我没偷。”

谷粒叩响小凉山

■ 郭菲

我立在山坳,听风漫过峡谷骨架
秋天碎成金属质感,散落在
层层堆叠的梯田
竹筐接住大瓦山滚落的体温
泥土留存一季雨水的温存
我见过小凉山旧日剪影
查尔瓦裹住寒凉,云也落得沉默

而今镰刀划开暮色边沿
谷粒颤荡,叩响村落的平仄

挑花头巾掠过彝家新寨
旧时光顺着山涧,悄悄往深处退守
卸下关于贫瘠的叹惋,那些
悬置许久的念想
在田垄之间,慢慢得以实现

不必仰望天际许下空洞的愿
这片土地,本就存有
火把淬过的叙事
秋天就此驻扎,生根,且绵延

与才情,已经初见端倪。

1939年,离家二十六年的郭沫若回到乐山。他特意去寻访母校草堂寺,徘徊良久,写下了一首诗:“依然碌碌一庸才,廿六年后始归来。何处海棠香讯在?草堂寺内几徘徊。”

谢公馆的主人

洙泗塘边,1923年建起了一座气派的公馆,主人叫谢勛哉,贵州习水人,祖籍江西吉水,他17岁入龙州讲武堂,加入同盟会,参加过光复南京之战,后来到乐山任团长、旅长、嘉定城防司令,官至少将。1926年,谢勛哉退出军界,一心兴办实业。他在乐山办起了嘉裕碱厂,1929年又建成发电的电气公司,让乐山全城第一次亮起了电灯。他还入股嘉乐纸厂、强华铁厂、亚西机器制造厂,成了乐山城响当当的实业家。

谢勛哉是个有趣的人,他在护国寺办了个“平民工读社”,收容乞丐、孤儿,上午读书,下午做工,最多时学生达二百余人。据说他还在工读社里办起了乐山第一家电影院,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黑白无声片《火烧红莲寺》。电影院分正面和背面,银幕背后也设观众席,没有凳子全是站票,票价折半,穷人也看得起。他还发起“妇女不缠脚运动”,自编《放脚歌》,用最接地气的方言唱道:“背时脚,倒灶脚,妈妈苦逼女儿包小脚。白天包起倒容易过,黑啰包起睡不着!”这歌一唱出来,满城妇女都笑了,笑完之后,还真有不少人悄悄放开了裹脚布。

谢勛哉住在洙泗塘边,对塘里的环境

童年的三次鞭影

■ 殿军

时光的长河缓缓流淌,冲刷了许多童年的琐碎记忆,但有三次深刻的疼痛,愈发清晰。那是父亲给我脑海里留下的三记深情的鞭影,在我人生的成长历程中,始终挥之不去。

小时候的我,是个不折不扣的顽童,调皮贪玩似乎是天性。那个年代,物资匮乏,我身上的衣裳大多是用父亲的旧衣剪裁改制的,宽大而陈旧。好不容易,父亲在赶集时咬咬牙,给我买了一条崭新的白色短裤。那洁白的布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,对于一个孩子来说,这无异于拥有了最珍贵的宝物。

那个夏天,我穿着这条短裤在河边疯玩,心中满是按捺不住的炫耀与得瑟。我在伙伴们面前晃来晃去,享受着羡慕的目光。生性贪玩,在河中嬉戏而忘了时间,一上岸,白短裤不翼而飞……这份得意忘形很快便招致了“灾难”。回到家,等待我的便是一顿结结实实的“笋子炒肉”。父亲没有过多地责骂,但那顿打,至今浮现在眼前。它打碎了我刚刚萌发的虚荣和虚伪,把“谦逊”深深地刻进脑海。

还是在那个年代,邻居家的一棵橘子树,简直是我们眼中“富有”的象征,那挂满枝头酸酸甜甜的橘子,着实让人惦记。邻居表姐怂恿我爬树,伙同我帮她摘橘子。年幼无知的我,为了所谓的“义气”和逞能,趁没有别人时,偷偷地一口气爬上了大树。小心地摘下四颗,下树后,作为奖励,我品尝了一颗橘子的酸甜,以为那是世间美味。

然而,到了晚上,父亲得知了消息。眼

也格外上心,他曾发动民众疏浚洙泗塘的污泥杂物,还贴出布告,要求居民爱护池塘,不要往里面倾倒废物。一个实业家,管起了一池荷花的清浊,这也是一种“情怀”。

荷香与歌声

洙泗塘的夏天,是老乐山人最深的记忆。

塘里种满了荷花,一到夏天,满塘碧叶,荷花灼灼,“那股清冽的荷花香气四散远溢,使人心旷神怡”。民国时人陈朝贤在乐山《晨报》上发表《洙泗塘的荷花》,专门赞美此处荷花之美。

草堂寺的围墙外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乐山歌舞团的宿舍。每天清晨,练功的脚步声就从宿舍里传出来,那些花花绿绿的年轻人,穿着紧身练功服,扎着马尾辫,从宿舍里鱼贯而出,叽叽喳喳地穿过小巷,走向练功房。傍晚时分,琴声、歌声、笑声从一扇扇窗户里飘出来,整条巷子都跟着活了起来。每逢演出日,洙泗塘一带就格外热闹,来看戏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洙泗塘被填平,原址建起了联运车站,专发区乡客运班车。后来车站拆除,改建成了今天的温州大厦。荷塘早已没了影子。但洙泗塘没有完全消失,它的名字通过洙泗塘小学延续了下来,那所小学的前身是私立兑阳小学,抗战时期曾有武汉大学的学生参与教学,校园里,至今还存有一段乐山古城墙遗迹,是1995年调查时发现的。2025年,乐山市委对古城保护工作作出批示,洙泗塘民国谢公馆被列入需要“抢救修缮”的文物古迹名单。